

警世通言

警世通言

下

马梦龙 编

严敦易 校注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九五年·北京

第二十一卷 赵太祖千里送京娘

兔走乌飞疾若驰，百年世事总依稀；
累朝富贵三更梦，历代君王一局棋。
禹定九州汤受业，秦吞六国汉登基。
百年光景无多日，昼夜追欢还是迟！

话说赵宋末年，河东石室山中有个隐士，不言姓名，自称石老人。有人认得的，说他原是有才的豪杰，因遭胡元之乱，曾诣军门献策不听，自起义兵，恢复了几个州县。后来见时势日蹙，知大事已去，乃微服潜遁，隐于此山中。指“山”为姓，农圃自给，耻言仕进。或与谈论古今兴废之事，娓娓不倦。一日近山有老少二儒，闲步石室，与隐士相遇，偶谈汉、唐、宋三朝创业之事。隐士问：“宋朝何者胜于汉唐？”一士云：“修文偃武。”一士云：“历朝不诛戮大臣。”隐士大笑道：“二公之言，皆非通论。汉好征伐四夷，儒者虽言其‘黠武’，然蛮夷畏惧，称为强汉，魏武犹借其余威以服匈奴。唐初府兵^①最盛，后变为藩镇，虽跋扈不臣，而犬牙相制，终藉其力。宋自澶渊和虏，惮于用兵。其后以岁币为常，

① 府兵——唐的军制，府是一个组织单位，共有六百三十四个府，受折冲府的管辖，称为府兵。

以拒敌为讳，金元继起，遂至亡国，此则偃武修文之弊耳。不戮大臣虽是忠厚之典，然奸雄误国，一概姑容，使小人进有非望之福，退无不测之祸，终宋之世，朝政坏于奸相之手。乃致末年时穷势败，函侂胄于虏庭，刺似道于厕下，^①不亦晚乎！以是为胜于汉唐，岂其然哉？”二儒道：“据先生之意，以何为胜？”隐士道：“他事虽不及汉唐，惟不贪女色最胜。”二儒道：“何以见之？”隐士道：“汉高溺爱于戚姬，唐宗乱伦于弟妇。^②吕氏武氏几危社稷，飞燕太真并污宫闱。宋代虽有盘乐之主，绝无渔色之君，所以高、曹、向、孟^③，闺德独擅其美，此则远过于汉唐者矣。”二儒叹服而去。正是：

要知古往今来理，须问高明远见人。

方才说宋朝诸帝不贪女色，全是太祖皇帝贻谋之善。不但是为君以后，早朝宴罢，宠幸希疏。自他未曾“发迹变泰”的时节，也就是个铁铮铮的好汉，直道而行，一邪不染。则看他《千里送京娘》这节故事便知。正是：

① 函侂胄二句——南宋宰相韩侂胄力主伐金，战败，宋室把他杀了，拿首级送与金人求和。另一个宰相贾似道，坐视蒙古兵围困襄阳好多年，不去救援，误国害民，后来贬斥在漳州，被监送他的人处死。

② 汉高二句——汉高祖刘邦的妻子吕雉，曾经害死了刘邦的宠姬戚夫人，后来吕雉又曾临朝专政，迫害刘氏。唐太宗李世民曾经纳他兄弟元吉的妻子，他儿子李治（高宗）的妻子武曌（原是他的才人），也曾临朝专政，并改了国号称周。

③ 高、曹、向、孟——这是说北宋的四位皇后，按次第应该是曹、高、向、孟：赵祯（仁宗）的妻子曹后；赵曙（英宗）的妻子高后；赵顼（神宗）的妻子向后；赵煦（哲宗）的妻子孟后。这四位皇后都做过皇太后，并且都曾垂帘问政。

说时义气凌千古，话到英风透九霄，

八百军州真帝主，一条杆棒显雄豪。

且说五代乱离，有诗四句：

朱李石刘郭，梁唐晋汉周，

都来十五帝，扰乱五十秋。

这五代都是偏霸，未能混一。其时土宇割裂，民无定主。到后周虽是五代之末，兀自有五国三镇。那五国？

周郭威，北汉刘崇，南唐李璟，蜀孟昶，南汉刘晟。

那三镇？

吴越钱佐，荆南高保融，湖南周行逢。

虽说五国三镇，那周朝承梁、唐、晋、汉之后，号为正统。赵太祖赵匡胤曾仕周为殿前都点检^①。后因陈桥兵变，代周为帝，混一宇内，国号大宋。当初未曾“发迹变泰”的时节，因他父亲赵洪殷，曾仕汉为岳州防御使，人都称匡胤为赵公子，又称为赵二郎。生得面如赭血，目若曙星，力敌万人，气吞四海。专好结交天下豪杰，任侠任气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是个管闲事的祖宗，撞没头祸的太岁。先在汴京城打了御勾栏^②，闹了御花园，触犯了汉末帝，逃难天涯。到关西护桥杀了董达，得了名马赤麒麟。黄州除了宋虎，朔州三棒打死了李子英，灭了潞州王李汉超一家。来到太原地面，遇了叔父赵景清。时景清在清油观出家，就留赵公子

① 殿前都点检——五代后周的侍卫亲军称殿前军，都点检是殿前军的最高主官，犹如总司令员。

② 御勾栏——勾栏是古代倡优杂技艺的地方，后来成为妓院的通称。御勾栏意指奉御承应的妓女居处的地方，约略等于教坊司。

第二十一卷

在观中居住。谁知染患，一卧三月。比及病愈，景清朝夕相陪，要他将息身体，不放他出外闲游。一日景清有事出门，分付公子道：“侄儿耐心静坐片时，病如小愈，切勿行动！”景清去了，公子那里坐得住，想道：“便不到街坊游荡，这本观中闲步一回，又且何妨。”公子将房门拽上，绕殿游观。先登了三清宝殿，行遍东西两廊，七十二司，又看了东岳庙，转到嘉宁殿上游玩，叹息一声。真个是：

金炉不动千年火，玉盏长明万载灯。

行过多景楼玉皇阁，一处处殿宇崔嵬，制度宏敞。公子喝采不迭，果然好个清幽观。观之不足，玩之有余。转到酆都地府冷静所在，却见小小一殿，正对那子孙官相近，上写着降魔宝殿，殿门深闭。公子前后观看了一回，正欲转身，忽闻有哭泣之声，乃是妇女声音。公子侧耳而听，其声出于殿内。公子道：“蹊跷作怪！这里是出家人住处，缘何藏匿妇人在此？其中必有不明之事。且去问道童讨取钥匙，开这殿来，看个明白，也好放心。”回身到房中，唤道童讨降魔殿上钥匙。道童道：“这钥匙师父自家收管，其中有机密大事，不许闲人开看。”公子想道：“‘莫信直中直，须防人不仁！’原来俺叔父不是个好人，三回五次只教俺静坐，莫出外闲行，原来干这勾当。出家人成甚规矩？俺今日便去打开殿门，怕怎的！”方欲移步，只见赵景清回来，公子含怒相迎，口中也不叫叔父，气忿忿地问道：“你老人家在此出家，干得好事？”景清出其不意，便道：“我不曾做甚事？”公子道：“降魔殿内锁的是什么人？”景清方才省得，便摇手道：“贤侄莫管闲事？”公子急得暴躁如雷，大声叫道：“出家人清静无为，红尘不染，为何殿内锁着个

妇女在内，哭哭啼啼，必是非礼不法之事！你老人家也要放出良心。是一是二，说得明白，还有个商量；休要欺三瞒四，我赵某不是与你和光同尘的！”景清见他言词峻厉，便道：“贤侄，你错怪愚叔了！”公子道：“怪不怪是小事，且说殿内可是妇人？”景清道：“正是。”公子道：“可又来。”景清晓得公子性躁，还未敢明言。用缓词答应道：“虽是妇人，却不干本观道众之事。”公子道：“你是个一观之主，就是别人做出歹事寄顿在殿内，少不得你知情。”景清道：“贤侄息怒。此女乃是两个有名响马，不知那里携来，一月之前寄于此处。托吾等替他好生看守，若有差迟，寸草不留。因是贤侄病未痊，不曾对你说得。”公子道：“响马在那里？”景清道：“暂往那里去了。”公子不信道：“岂有此理，快与我打开殿门，唤女子出来，俺自审问他详细。”说罢，绰了浑铁齐眉短棒，往前先走。景清知他性如烈火，不好遮拦。慌忙取了钥匙，随后赶到降魔殿前。景清在外边开锁。那女子在殿中听得锁响，只道是强人来到，愈加啼哭。公子也不谦让，才等门开，一脚踏进。那女子躲在神道背后唬做一团。公子近前放下齐眉短棒，看那女子，果然生得标致！

眉扫春山，眸横秋水。含愁含恨，犹如西子捧心；欲泣欲啼，宛似杨妃剪发。琵琶声不响，是个未出塞的明妃；胡笳调若成，分明强和番的蔡女。①天生一种风流态，便是丹青画不真！

① 琵琶四句——汉刘奭（元帝）时遣宫女王嫱（明妃）到匈奴和亲，她曾带了琵琶在马上奏弄。汉蔡邕的女儿蔡琰被匈奴掳去，后来由曹操设法赎回，她曾作了《胡笳十八拍》和《忧愤诗》，写她的不幸遭遇。

公子抚慰道：“小娘子，俺不比奸淫之徒，你休得惊慌。且说家居何处？谁人引诱到此？倘有不平，俺赵某与你解救则个。”那女子方才举袖拭泪，深深道个万福。公子还礼。女子先问：“尊官高姓？”景清代答道：“此乃汴京赵公子。”女子道：“公子听禀！……”未曾说得一两句，早已扑簌簌流下泪来。原来那女子也姓赵，小字京娘，是蒲州解梁县小祥村居住，年方一十七岁。因随父亲来阳曲县还北岳香愿，路遇两个响马强人：一个叫做满天飞张广儿，一个叫做着地滚周进。见京娘颜色，饶了他父亲性命，掳掠到山神庙中。张周二强人争要成亲，不肯相让。议论了两三日，二人恐坏了义气，将这京娘寄顿于清油观降魔殿内，分付道士：“小心供给看守。”再去别处访求个美貌女子，掳掠而来，凑成一对，然后同日成亲，为压寨夫人。那强人去了一月，至今未回。道士惧怕他，只得替他看守。京娘叙出缘由，赵公子方才向景清道：“适才甚是粗卤，险些冲撞了叔父！既然京娘是良家室女，无端被强人所掳，俺今日不救，更待何人？”又向京娘道：“小娘子休要悲伤，万事有赵某在此，管教你重回故土，再见爹娘。”京娘道：“虽承公子美意，释放奴家出于虎口，奈家乡千里之遥，奴家孤身女流，怎生跋涉？”公子道：“救人须救彻。俺不远千里亲自送你回去。”京娘拜谢道：“若蒙如此，便是重生父母。”景清道：“贤侄，此事断然不可。那强人势大，官司禁捕他不得。你今日救了小娘子，典守者难辞其责。再来问我要人，教我如何对付？须当连累于我！”公子笑道：“大胆天下去得，小心寸步难行。俺赵某一生见义必为，万夫不惧。那响马虽狠，敢比得潞州王么？他须也有两个耳朵，晓得俺赵某名字。既然你们出家人怕

事，俺留个记号在此，你们好回复那响马。”说罢，轮起浑铁齐眉棒，横着身子，向那殿上朱红桶子，狠的打一下，“梆拉”一声，把菱花窗棂都打下来。再复一下，把那四扇桶子，打个东倒西歪。唬得京娘战战兢兢，远远的躲在一边。景清面如土色，口中只叫：“罪过！”公子道：“强人若再来时，只说赵某打开殿门抢去了。冤各有头，债各有主。要来寻俺时，教他打蒲州一路来。”景清道：“此去蒲州千里之遥，路上盗贼生发，独马单身，尚且难走，况有小娘子牵绊？凡事宜三思而行！”公子笑道：“汉末三国时，关云长独行千里，五关斩六将，护着两位皇嫂，直到古城与刘皇叔相会，这才是大丈夫所为。今日一位小娘子救他不得，赵某还做什么人？此去倘然冤家狭路相逢，教他双双受死。”景清道：“然虽如此，还有一说。古者男女坐不同席，食不共器。贤侄千里相送小娘子，虽则美意，出于义气，傍人怎知就里，见你少男少女一路同行，嫌疑之际，被人谈论，可不为好成歉，反为一世英雄之玷？”公子呵呵大笑道：“叔父莫怪我说，你们出家人惯妆架子，里外不一。俺们做好汉的，只要自己血心上打得过，人言都不计较。”景清见他主意已决，问道：“贤侄几时起程？”公子道：“明早便行。”景清道：“只怕贤侄身子还不健旺。”公子道：“不妨事。”景清教道童治酒送行。公子于席上对京娘道：“小娘子，方才叔父说一路嫌疑之际，恐生议论。俺借此席面，与小娘子结为兄妹，俺姓赵，小娘子也姓赵，五百年合是一家，从此兄妹相称便了。”京娘道：“公子贵人，奴家怎敢扳高？”景清道：“既要同行，如此最好。”呼道童取过拜毡，京娘请恩人在上：“受小妹子一拜。”公子在傍还礼。京娘又拜了景清，呼为伯伯。景清在席上叙起侄儿许

多英雄了得，京娘欢喜不尽。是夜直饮至更余，景清让自己卧房与京娘睡，自己与公子在外厢同宿。五更鸡唱，景清起身安排早饭，又备些干粮牛脯，为路中之用。公子鞮了赤麒麟，将行李扎缚停当，嘱付京娘：“妹子，只可村妆打扮，不可冶容炫服，惹是招非。”早饭已毕，公子扮作客人，京娘扮作村姑，一般的戴个雪帽，齐眉遮了。兄妹二人作别景清。景清送出房门，忽然想起一事道：“贤侄，今日去不成，还要计较。”不知景清说出甚话来？正是：

鹊得羽毛方远举，虎无牙爪不成行。

景清道：“一马不能骑两人，这小娘子弓鞋袜小，怎跟得上，可不担误了程途？从容觅一辆车儿同去却不好？”公子道：“此事算之久矣。有个车辆又费照顾，将此马让与妹子骑坐，俺暂愿千里步行，相随不惮。”京娘道：“小妹有累恩人远送，愧非男子，不能执鞭坠镫，岂敢反占尊骑，决难从命。”公子道：“你是女流之辈，必要脚力。赵某脚又不小，步行正合其宜。”京娘再四推辞，公子不允，只得上马。公子跨了腰刀，手执浑铁杆棒，随后向景清一揖而别。景清道：“贤侄路上小心，恐怕遇了两个响马，须要用心堤防！下手斩绝些，莫带累我观中之人。”公子道：“不妨不妨。”说罢，把马尾一拍，喝声：“快走，”那马拍腾腾便跑，公子放开脚步，紧紧相随。

于路免不得饥餐渴饮，夜住晓行。不一日行至汾州介休县地方。这赤麒麟原是千里龙驹马，追风逐电，自清油观至汾州不过三百里之程，不勾名马半日驰骤。一则公子步行恐奔赴不及，二则京娘女流不惯驰骋，所以控辔缓缓而行。兼之路上贼寇生

发，须要慢起早歇，每日止行一百余里。公子是日行到一个土冈之下，地名黄茅店。当初原有村落，因世乱人荒，都逃散了，还存得个小小店儿。日色将晡，前途旷野，公子对京娘道：“此处安歇，明日早行罢。”京娘道：“但凭尊意。”店小二接了包裹，京娘下马，去了雪帽。小二一眼瞧见，舌头吐出三寸，缩不进去。心下想道：“如何有这般好女子！”小二牵马系在屋后，公子请京娘进了店房坐下。小二哥走来踮着呆看。公子问道：“小二哥有甚话说？”小二道：“这位小娘子，是客官甚么人？”公子道：“是俺妹子。”小二道：“客官，不是小人多口，千山万水，途间不该带此美貌佳人同走！”公子道：“为何？”小二道：“离此十五里之地，叫做介山，地旷人稀，都是绿林中好汉出没之处。倘若强人知道，只好白白里送与他做压寨夫人，还要贴他个利市。”公子大怒骂道：“贼狗大胆，敢虚言恐吓客人！”照小二面门一拳打去。小二口吐鲜血，手掩着脸，向外急走去了。店家娘就在厨下发话。京娘道：“恩兄忒性躁了些。”公子道：“这厮言语不知进退，怕不是良善之人！先教他晓得俺些手段。”京娘道：“既在此借宿，恶不得他。”公子道：“怕他则甚？”京娘便到厨下与店家娘相见，将好言好语稳贴了他半晌。店家娘方才息怒，打点动火做饭。京娘归房，房中尚有余光，还未点灯。公子正坐，与京娘讲话。只见外面一个人入来，到房门口探头探脑。公子大喝道：“什么人敢来瞧俺脚色①？”那人道：“小人自来寻小二哥闲话，与客官无干。”说罢，到厨房下，与店家娘唧唧唧的讲了一会方去。公子看在眼里，早

① 脚色——这里作行藏，动静解释。

有三分疑心。灯火已到，店小二只是不回。店家娘将饭送到房里，兄妹二人吃了晚饭，公子教京娘掩上房门先寝。自家只推水火^①，带了刀棒绕屋而行。约莫二更时分，只听得赤麒麟在后边草屋下有嘶喊踢跳之声。此时十月下旬，月光初起，公子悄步上前观看，一个汉子被马踢倒在地。见有人来，务能^②的挣闹起来就跑。公子知是盗马之贼。追赶了一程，不觉数里，转过溜水桥边，不见了那汉子。只见对桥一间小屋，里面灯烛辉煌，公子疑那汉子躲匿在内，步进看时，见一个白须老者，端坐于土床之上，在那里诵经。怎生模样？

眼如迷雾，须若凝霜，眉如柳絮之飘，面有桃花之色。若非天上金星，必是山中社长^③。

那老者见公子进门，慌忙起身施礼，公子答揖，问道：“长者所诵何经？”老者道：“《天皇救苦经》。”公子道：“诵他有甚好处？”老者道：“老汉见天下分崩，要保佑太平天子早出，扫荡烟尘，救民于涂炭。”公子听得此言，暗合其机，心中也欢喜。公子又问道：“此地贼寇颇多，长者可知他的行藏么？”老者道：“贵人莫非是同一位骑马女子，下在坡下茅店里的？”公子道：“然也。”老者道：“幸遇老夫，险些儿惊了贵人。”公子问其缘故。老者请公子上坐，自己傍边相陪，从容告诉道：“这介山新生两个强人，聚集喽啰，打家劫舍，扰害汾潞地方。一个叫做满天飞张广儿，一个叫做

① 水火——就是大小便。

② 务能——挪蹭，挣扎的意思。

③ 社长——社，就是后土之神，社长就是社公，也就是土地。

着地滚周进。半月之间不知那里抢了一个女子，二人争娶未决，寄顿他方，待再寻得一个来，各成婚配。这里一路店家，都是那强人分付过的，但访得有美貌佳人，疾忙报他，重重有赏。晚上贵人到时，那小二便去报与周进知道，先差野火儿姚旺来探望虚实，说道：“不但女子貌美，兼且骑一匹骏马，单身客人，不足为惧。”有个千里脚陈名，第一善走，一日能行三百里，贼人差他先来盗马，众寇在前面赤松林下屯扎。等待贵人五更经过，便要抢劫。贵人须要防备。”公子道：“原来如此，长者何以知之？”老者道：“老汉久居于此，动息都知，见贼人切不可说出老汉来。”公子谢道：“承教了。”绰棒起身，依先走回，店门兀自半开，公子捱身而入。

却说店小二为接应陈名盗马，回到家中，正在房里与老婆说话。老婆暖酒与他吃，见公子进门，闪在灯背后去了。公子心生一计，便叫京娘问店家讨酒吃。店家娘取了一把空壶，在房门口酒缸内舀酒。公子出其不意，将铁棒照脑后一下，打倒在地，酒壶也撒在一边。小二听得老婆叫苦，也取朴刀赶出房来，怎当公子以逸待劳，手起棍落，也打翻了。再复两棍，都结果了性命。京娘大惊，急救不及。问其打死二人之故。公子将老者所言，叙了一遍。京娘吓得面如土色道：“如此途路难行，怎生是好？”公子道：“好歹有赵某在此，贤妹放心。”公子撑了大门，就厨下暖起酒来，饮个半醉，上了马料，将銮铃塞口，使其无声。扎缚包裹停当，将两个尸首拖在厨下柴堆上，放起火来，前后门都放了一把火。看火势盛了，然后引京娘上马而行。此时东方渐白，经过溜水桥边，欲再寻老者问路，不见了诵经之室。但见土墙砌的三尺

高，一个小小庙儿。庙中社公坐于傍边。方知夜间所见，乃社公引导。公子想道：“他呼我为贵人，又见我不敢正坐，我必非常人也。他日倘然发迹，当加封号。”公子催马前进，约行了数里，望见一座松林，如火云相似。公子叫声：“贤妹慢行，前面想是赤松林了……”言犹未毕，草荒中钻出一个人来，手执钢叉，望公子便搠。公子会者不忙，将铁棒架住。那汉且斗且走，只要引公子到林中去。激得公子怒起，双手举棒，喝声着，将半个天灵盖劈下。那汉便是野火儿姚旺。公子叫京娘约马暂住：“俺到前面林子里结果了那伙毛贼，和你同行。”京娘道：“恩兄仔细！”公子放步前行。正是：

圣天子百灵助顺，大将军八面威风。

那赤松林下着地滚周进，屯住四五十喽啰。听得林子外脚步响，只道是姚旺伏路报信，手提长枪，钻将出来，正迎着公子。公子知是强人，并不打话，举棒便打。周进挺枪来敌。约斗上二十余合，林子内喽啰知周进遇敌，筛起锣一齐上前，团团围住。公子道：“有本事的都来！”公子一条铁棒，如金龙罩体，玉蟒缠身，迎着棒似秋叶翻风，近着身如落花坠地。打得三分四散，七零八落。周进胆寒起来，枪法乱了，被公子一棒打倒。众喽啰发声喊，都落荒乱跑。公子再复一棒，结果了周进。回步已不见了京娘。急往四下抓寻，那京娘已被五六个喽啰，簇拥过赤松林了。公子急忙赶上，大喝一声：“贼徒那里走？”众喽啰见公子追来，弃了京娘，四散去了。公子道：“贤妹受惊了！”京娘道：“适才喽啰内有两个人，曾跟随响马到清油观，原认得我。方才说：‘周大王与客人交手，料这客人斗大王不过，我们先送你在张大王那边’

去。”公子道：“周进这厮，已被俺剿除了。只不知张广儿在于何处？”京娘道：“只愿你不相遇更好。”公子催马快行。约行四十余里，到一个市镇。公子腹中饥饿，带住辔头，欲要扶京娘下马上店。只见几个店家都忙乱乱的安排炊爨，全不来招架行客。公子心疑，因带有京娘，怕得生事，牵马过了店门。只见家家闭户，到尽头处，一个小小人家，也关着门。公子心下奇怪，去敲门时，没人答应。转身到屋后，将马拴在树上，轻轻的去敲他后门。里面一个老婆婆，开出来看了一眼，意中甚是惶惧。公子慌忙跨进门内，与婆婆作揖道：“婆婆休讶，俺是过路客人，带有女眷，要借婆婆家中火，吃了饭就走的。”婆婆捻神捻鬼^①的叫嚷声！京娘亦进门相见，婆婆便将门闭了。公子问道：“那边店里安排酒会，迎接什么官府？”婆婆摇手道：“客人休管闲事。”公子道：“有甚闲事，直恁利害？俺这远方客人，烦婆婆说明则个！”婆婆道：“今日满天飞大王在此经过，这乡村敛钱备饭，买静求安。老身有个儿子，也被店中叫去相帮了。”公子听说，思想：“原来如此。一不做二不休，索性与他个干净，绝了清油观的祸根罢。”公子道：“婆婆，这是俺妹子，为还南岳香愿到此，怕逢了强徒，受他惊恐。有烦婆婆家藏匿片时，等这大王过去之后方行，自当厚谢。”婆婆道：“好位小娘子，权躲不妨事，只客官不要出头惹事！”公子道：“俺男子汉自会躲闪，且到路傍，打听消息则个。”婆婆道：“仔细！有见成馍馍，烧口热水，等你来吃，饭却不方便。”公子提棒仍出后门，欲待乘马前去迎他一步，忽然想道：“俺在清油观中说出了

① 捻神捻鬼——形容惊惶和恐怖的状态，犹如遇着神和鬼一样。

‘千里步行’，今日为惧怕强贼乘马，不算好汉。”遂大踏步奔出路头。心生一计，复身到店家，大盼盼^①的叫道：“大王即刻到了，洒家是打前站的，你下马饭完也未？”店家道：“都完了。”公子道：“先摆一席与洒家吃。”众人积威之下，谁敢辨其真假？还要他在大王面前方便，大鱼大肉，热酒热饭，只顾搬将出来。公子放量大嚼，吃到九分九，外面沸传：“大王到了，快摆香案。”公子不慌不忙，取了护身龙^②，出外看时，只见十余对枪刀棍棒，摆在前导，到了店门，一齐跪下。那满天飞张广儿骑着高头骏马，千里脚陈名执鞭紧随。背后又有三五十喽啰，十来乘车辆簇拥。——你道一般两个大王，为何张广儿恁般齐整？那强人出入聚散，原无定规，况且闻说单身客人，也不在其意了，所以周进未免轻敌。——这张广儿分路在外行劫，因千里脚陈名报道：“二大王已拿得有美貌女子，请他到介山相会。”所以整齐队伍而来，行村过镇，壮观威仪。公子隐身北墙之侧，看得真切，等待马头相近，大喊一声道：“强贼看棒！”从人丛中跃出，如一只老鹰半空飞下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！那马惊骇，望前一跳，这里棒势去得重，打折了马的一只前蹄。那马负疼就倒，张广儿身松，早跳下马。背后陈名持棍来迎，早被公子一棒打番。张广儿舞动双刀，来斗公子。公子腾步到空阔处，与强人放对^③。斗上十余合，张广儿一刀砍来，公子棍起中其手指。广儿右手失刀，左手便觉没势，回步便走。

① 大盼盼——大拉拉，形容摆架子，意气高昂的样子。

② 护身龙——棍棒的别名。

③ 放对——两人对战斗的一种专门术语。

公子喝道：“你绰号满天飞，今日不怕你飞上天去！”赶进一步，举棒望脑后劈下，打做个肉靶。可怜两个有名的强人，双双死于一日之内。正是：

三魂渺渺“满天飞”，七魄悠悠“着地滚”。

众喽啰却待要走，公子大叫道：“俺是汴京赵大郎，自与贼人张广儿周进有仇，今日都已剿除了，并不干众人之事。”众喽啰弃了枪刀，一齐拜倒在地，道：“俺们从不见将军恁般英雄，情愿伏侍将军为寨主。”公子呵呵大笑道：“朝中世爵，俺尚不希罕，岂肯做落草①之事。”公子看见众喽啰中，陈名亦在其内，叫出问道：“昨夜来盗马的就是你么？”陈名叩头服罪。公子道：“且跟我来赏你一餐饭。”众人都跟到店中。公子分付店家：“俺今日与你地方除了二害。这些都是良民，方才所备饭食，都着他饱餐，俺自有发放。其管待张广儿一席留着，俺有用处。”店主人不敢不依。众人吃罢。公子叫陈名道：“闻你日行三百里，有用之才，如何失身于贼人？俺今日有用你之处，你肯依否？”陈名道：“将军若有所委，不避水火。”公子道：“俺在汴京，为打了御花园，又闹了御勾栏，逃难在此。烦你到汴京打听事体如何？半月之内，可在太原府清油观赵知观②处等候我，不可失信！”公子借笔砚写了叔父赵景清家书，把与陈名。将贼人车辆财帛，打开分作三分，一分散与市镇人家，偿其向来骚扰之费。就将打死贼人尸首及枪刀等项，着众人自去解官请赏。其一分众喽啰分去为衣食之资，各自

① 落草——意为置身草莽之中，比喻在绿林中去讨生活（做大王）。

② 知观——观主，一般也作为对道士的尊称。